

宋經高七寸二分長三尺零五分所圖即俗云灰堆棄積敗殘蝦蟹雞毛等物羣蟻爭啣入穴

世間棄物余所不棄筆之於圖消引日月因思明物理

者無如老莊其間榮悴皆本於初榮則悴悴則榮榮悴

互為其根生生不窮達老莊之言者無名公公既知言

余復何言吳興錢選舜舉錢氏舉舜舉之印

王世襄自選集

錦灰不成堆

朔客板某氏携吳興錢選畫來謁曰此俗所謂錦灰堆

者是也其卷如盤如蝦尾雞羽非畫也蓋建房各極

像物之數百十動蟻扛扶兩排示以具之槐之穴

此一夢境亦可為花房公子正軀之警書以歸其卷老

鐵在玉山高處書廉鐵笛道人此跋另宋經高七寸二分長一尺一寸

吳興錢舜舉業精於花果草虫其筆意迨亦前輩寓興

戲作殘卉敗葉斷枝折穗暢安自署

形逼其真可謂妙得染色之法矣吾鄉老鐵兄既題伯

賢陳君浼僕跋之以紀一時之玩也大瀛魚者雁門文

K870. 4/4

2007

王世襄自選集

錦灰不成堆

暢安自署



Copyright © 200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锦灰不成堆: 王世襄自选集/王世襄著. —北京: 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7

ISBN 978-7-108-02696-5

I. 锦... II. 王... III. ①历史文物—研究—中国—
文集②观赏型鸽—文化—文集 IV. K870.4-53 S83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5237 号

王世襄自选集 锦灰不成堆

著 者 王世襄

隶书题签、题字 黄苗子

摄 影 孙之常 郑 华 刘小放 杨 树 孙克让

责任编辑 张 琳

特约编辑 李劲风

装帧设计 宁成春 曲晓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年7月北京第1版
200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20 12.5印张

字 数 165千字 插图 258张

印 数 0,001—7,600册

定 价 52.00元

前言

在《〈锦灰三堆〉前言》中我讲到，“望九之年，精力日衰，今后不可能再有《四堆》矣。”但随后想到《三堆》虽有悼念荃猷的诗作，但没有怀念她的文章，而许多往事，诗是无法一一陈述的，因此必须再写几篇散文怀念她。

近两年全国出版了几本纪念川南李庄的书，此镇已定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原因是抗战时期这里容纳了大量知名学者，使之得以安心工作，还培育了许多有作为的青年报效国家。1943年我离京南下，没有在成都、重庆就职而一心去李庄，果然得到前辈的教导，令日后的工作和研究获益匪浅，同时可以说明，我从开始工作就把求知放在第一位。当年在李庄的工作及生活也值得一记。

另一组篇章是因日寇投降后派我在平津地区并赴日本追还沦陷时期被掠夺的文物，一年多时间内，在有关机构参与下我收回七批文

物。经故宫博物院接收登记的有三批，一千数百件中多国之重宝。毫无实据，只凭臆测，“三反”运动中竟诬我为大盗宝犯。经四个月的“逼供信”，十个月的公安局看守所调查、审讯，查不出任何盗窃行为，以“取保释放”的方式放我回家。同时收到文物局、故宫博物院的书面通知：“开除公职，自谋出路”。这是我一生中所受的莫须有奇耻大辱。“反右”运动，我据理陈辞，但运动因不在明辨是非而在引蛇出洞，又被划为右派。

经过这两次运动，我和荃猷已选定终生坚决走下去的自珍道路，也就是堂堂正正、规规矩矩做人，决不自寻短见，更不铤而走险，尽自己的能力，专心于有益传统文化的写作，自信行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当能得到世人的承认。幸天假我年，得以实现我的志愿。但半个多世纪前的不白之冤和不了了之的“取保

释放”理当有一个符合事实的公正结论。现已届耄耋之年，容我陈述的时间指日可数。为此我不得不收集一切能得到的证据和集体上报的材料写成文字，作一次最后的申诉。半个多世纪的自律为人，研究、保护多种传统文化并撰述成书，毕生收集的明式家具入藏上博，捐赠荷兰王室基金会颁发最高荣誉奖金修建小学等等，已经得到中外人士的广泛承认。即使申诉毫无结果，还是不了了之，却也无妨，本人坚信定有有良知者和信奉是非真理者在我逝世后为我申诉，还我一个为人民、为国家全心全意、竭诚工作，大公无私、清白无辜的面目。

届时谁将受谴责，不言可喻。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文革”期间身在牛棚所写的交代材料

全凭回忆，无片纸可查。直到从干校回京后，才补充一些当年报纸报道，并收入《锦灰堆》和《二堆》，为了免去读者翻查之劳，只好收入本书附录。年老絮絮陈辞，难免重复，敬请读者谅解。

《不成堆》中的堆儿实在太小了，只好把近两年为《北京晚报》写的有关保护观赏鸽的短篇附在后面。篇幅虽增，前后内容难免不协调。经过热心朋友和兢业编辑的帮助，将上述短篇作了调整、归纳，颇见成效。正待发稿，在坦博艺苑培育、训练观赏鸽的郑永真先生送来多幅照片，又选了若干张附印于后，供读者观赏。

王世襄

二〇〇七年二月 时年九十有三

目 录

前 言	III
-----------	-----

上 编

集美德于一身	3
我负荃猷	9
好心几回劝 荃猷住医院	14
三言两语说荃猷	16
傅斯年先生的四句话	22
感谢梁思成先生的启蒙、朱桂辛前辈的教诲	24
李庄琐忆	27
萧山朱氏捐赠明清家具之厄和承德避暑山庄盗宝大案	33
记朱家溍先生一些罕为人知的经历	37
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41
马叔平先生的遗憾和忧虑	44
我在“三反”运动中的遭遇	45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善者真也	49

附 录

一 回忆抗战胜利后平津地区文物清理工作	61
二 1947 年 3 月至 1949 年 8 月回忆录	80
三 行政院驻京办事处、故宫博物院上报行政院 接收杨宁史捐献铜器经过及目录	101
四 行政院驻京办事处、故宫博物院上报行政院收购 郭葆昌觥斋藏瓷经过及目录	105
五 为接收天津张园溥仪遗留文物，沈兼士、马衡上报 上级单位的文件及目录	113

下 编

终身不忘此殊荣	121
运外国鸽子放飞 不如养中国鸽子放飞	124
延续中华鸽文化 抢救传统观赏鸽	125
引 言	126
史话篇	132
品种篇	158
王世襄编著书目	225

上 编

集美德于一身

荃猷是一个安于平凡的人，她从来没有表示或让人觉得想卓越不群、出人头地。但她又是一个很不平凡的人，不平凡在处世接物，不论是师长同侪，亲疏老幼，总是不假思索地坦诚相待，没有丝毫城府机心，甚至明知名利所在，还主动让人。纯洁的本性，又具有爱祖国、爱人民、爱文化、公正坚强、勤劳不怠、吃苦耐劳、一丝不苟等众多优点，所以用集美德于一身来概括了。

荃猷是在她祖父身边长大的，从小请家馆讲授国学，还从汪孟舒先生学书法、绘画和古琴，后又得到管平湖先生的传授。她爱好艺术，常去图书馆借阅书画、古器物以及敦煌、云冈、龙门等洞窟的图录，在当时的大学生中是不多的。她对祖国对人民对传统文化的爱，增加了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疯狂地掠夺盗窃、破坏中华瑰宝的恨，在这一点上是和我完全相同的。

我在燕京大学研究院就读时，曾辅导荃猷编过一本中小学国画教材，因而相识。1943年离京南下，行踪未定，很少通信。到达李庄后，

特殊的环境，密聚的学人，可叙之事渐多，书信也频繁起来。次年11月，经马衡、梁思成两先生推荐，任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回到北京。荃猷对我的工作十分赞同，尽力支持，认为正是一个中国人应该尽力去做的，可以说二人志同道合。

我和荃猷于该年岁末结婚。按说新婚燕尔，总有一个所谓的蜜月，但直到我离京赴日，整整一年中，我们都一心放在侦查追缴文物上。当我将德侨杨宁史非法购买的青铜器目录抓到手中，并把编写图录的德国学者罗越带到天津与杨对质，使杨无法抵赖时，荃猷和我一样地喜悦兴奋。又当杨谎称“铜器存在已被九十四军占领的天津住宅中，尔等可以去寻找查看”，而九十四军竟不予理睬，多次拒绝进入，致使工作受阻，陷于停顿，荃猷又和我一样忧心忡忡，束手无策。幸有德高望重的朱桂老（启钤）运筹帷幄，给我制造面陈宋子文的机会，一下子把接收杨宁史铜器和收购郭觐斋藏瓷都圆满解决了，使我们额手称庆，欣喜不已。此后

又收回溥仪遗留在天津张园的珍贵文物和细软，为故宫博物院增添了三大项稀世之珍，达两千余件之多。总之荃猷对我追回文物全力以赴的工作作风和大公无私的爱国精神完全清楚，十分赞赏。^①

正因如此，“三反”运动把我关在东岳庙逼供四个月，查不出任何盗窃问题后，又把我解送公安局看守所。随即来了一次抄家，把我历年购买的文房杂项、漆器标本等连同我的购物登记清单（购买地点、价格、日期、发票等一应俱全）全部抄走。经与出售者一一核对，没有发现任何违法问题，又将查抄物品及清单送还。此后荃猷曾去看守所要求见负责人。接待她的可能就

是负责审讯的老班长。荃猷慷慨陈辞，面不改色，讲述我1945至1946年追回文物的日日夜夜，包括派往日本从东京运回一百零七箱善本书等。老班长见她侃侃而谈，似乎也有所理解，心平气和地对她说：“我们不放过一个坏人，也决不冤枉一个好人，你可以放心回去。”荃猷能如此理直气壮，面对狱吏，一个家庭弱女子实难做到。这是因为她对我的思想行为有彻底的认识，才有充分的自信心。行动完全出于正义感而不是夫妻关系。以上的经历我在看守所当然一无所知，是释放回家后才听她说的。

看守所释放后，我治疗肺结核一年，被民族音乐研究所收容，任副研究员。次年荃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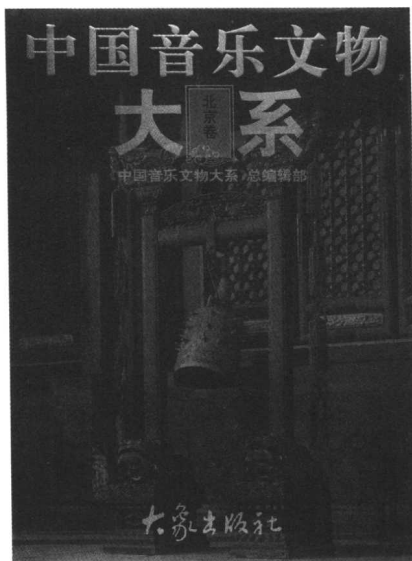


著者与老伴袁荃猷合影于芳嘉园北屋窗前

到音研所工作。她虽能弹古琴，外宾来所参观，想听一听古琴音韵，倘有请求，她也能演奏几曲，但因没有受过音乐学教育，故只能做一些有关中国音乐史的资料工作，渐渐走入国外所谓“音乐图像学”的范畴，致力收集乐器以外一切与音乐有关的形象。从编写《中国音乐史参考图片》开始，搜集渐广，制成幻灯片数百张，编成专辑，成为各地音乐院校讲授音乐史的重要参考材料。在收集过程中，也常发现舞蹈形象，她总是主动提供给王克芬、董锡玖等舞蹈学家。乐器形象纂辑成书，她是主编，当知一位参与者为评职称亟需有一本领衔的出版物时，荃猷主动辞让。出版社来电核实，她回答“名次经大家商定，请勿更改”。类此之事，如荃猷在世一定不同意我把它写下来。

根据荃猷的摹绘技能和我们对洞窟艺术的热爱，又可收集到丰富的音乐形象材料，音研所打算派我们去敦煌工作一年。因我被划为右派，党员开会，作为惩罚，取消敦煌之行，并把我从研究室降到资料室。会上有几位面有喜色，也不知喜从何来。

荃猷受了我的牵累，否则以她浓厚的鉴赏兴趣，灵巧的摹绘双手，益以专心执著的研究，应当会有所收获，说不定还会改变我们后半生的工作和生活。不过不去敦煌和下降资料室都无所谓，要知道凡有一定的工作能力，锲而不舍的精神，又天佑不短命的人，放在任何地方都会出成果。幸灾乐祸是徒劳的，妒才嫉能不能提高自己，而只会激励受不公正待遇的人更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

加刻苦勤奋，笑到最后。

1988年荃猷退休，返聘在家工作，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这是获国家图书奖的皇皇巨著，当然奖是发给有二三十卷之多的全书。她编的是第一册《北京卷》，最先出版，如果没有一个科学的体例、翔实的内容，会影响全书。她很谦让，主张所有条目都由文物所在单位的同志编写，并拟定按字数计算稿酬。不料一时疏忽，统计有误，而稿酬已统一领到。她为符

① 以上经过均见附录一《回忆抗战胜利后平津地区文物清理工作》一文，原收于《锦灰堆》贰卷页546至563。

合定例，情愿自费弥补。编书贴钱，一时传为稀有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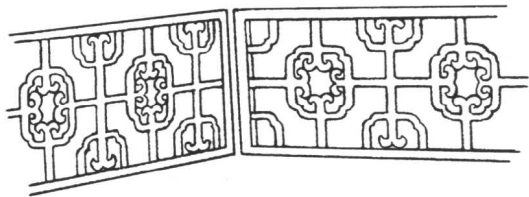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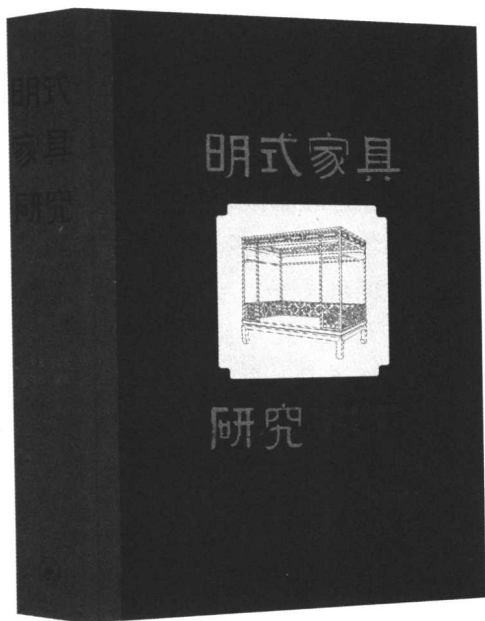
荃猷深明大义，在工作上对我的帮助，尽人皆知。思想上的帮助尤为重要。我被文物局、故宫开除后，她提出一定要坚强，对能否坚强的道理，更是一语中的。她说：“坚强要有本钱，本钱就是自己必须清清白白，没有违法行为，否则一旦被揭发，身败名裂，怎还能坚强？！你有功无罪，竟被开除公职，处理不公问题在上级，因此我们完全具备坚强的条件。”我们从此时起探讨选择今后要走的一条正确人生道路。不到两年，又遭错划为右派的打击，实际上是又一次颠倒是非黑白、不公正不光彩的政治运动，这更增强了两人的坚强意志，并促使我们明确了走自珍的道路。近半个世纪的恪守，总算得到了世人公正的认识和承认。有目共睹，没有必要自我介绍了。不过对顽固不化、死不承认他人成就的人，还有必要再说几句。

我在故宫工作时，从未想著书立说，一心做博物院的基础及事务工作，确实有自我牺牲的精神。经音研所收容后，才有显著的转变，即上班时做所中工作，下班后做对人民对文化有益的工作。即使被周边无知的人诬为“一本书主义”，甚至“右派放毒”，也不气馁。第一项就是为朱桂老手授的《髹饰录》作解说。从1954年起至2003年冬荃猷逝世，近半个世纪，共编撰出版近四十种书，其中每一种她都付出了精力和劳动。凡与文化、艺术密切有关的，我们力求完善。即使涉及民间习俗、玩好游乐之作，

亦不草率从事。例如编印《蟋蟀谱集成》，用木刻本复印制版，中多漫漶不清之处，一千余页，每页均须墨笔修补，粉笔遮涂，相对操作，乐之不疲。它如为蓄养鸣虫葫芦之书绘图，意在不使我国独有之范匏工艺湮灭失传。悬鹄之哨，详绘牢系之法，形制之异，书中部分有英译，国外购者竟不少于国内。有望和平之音，响遍全球。类此琐屑之作，荃猷亦乐为之。

最为繁重且经过较长时间的自学练习始能胜任终又备受赞誉的，是荃猷为我的几种明式家具专著及论文绘制的线图，总数几近千幅。她因根本没有用过制图笔（通称鸭嘴笔），且在我收集研究明式家具之前，她并不了解其造型及结构。为介绍当时尚不甚为人重视而其中却蕴涵着极高的造型艺术的明式家具，必须广事搜集不同品种、造型的实物。个人收藏，有发表版权的自然有限，采用他人所有或已经出版的器物，必须将其改成线图方能采用。此为能否出版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且只有制成线图，纵横结构，阴阳榫卯，才能使读者一目了然。为此我曾延请工艺美院家具系毕业的高才生及家具厂家的绘图师，但所绘均难符合要求。荃猷则竭尽全力，从头学起，勉强承担这一任务直到能完全达到要求。《明式家具珍赏》及《研究》两书出版后，译成英、法、德文字，不胫而走，风靡世界。

家具是和人体接触最多的日用品，唯天下事物往往因太经常同处反被忽视，而不去仔细观察分辨其中迥不相同的形形色色。“明式家



《明式家具研究》2007年再版本

封面架子床线图即为袁荃猷据艾克《中国花梨家具图考》绘制。右为袁荃猷绘门围子架子床原围子90°相交部分示意图。

具”在上世纪中期才有人提出这个名称。待进一步探索，才惊讶地发现其品种之众多、功能之齐备、用材之考究、工艺之精良；而更加震惊世界的是其主流竟崇尚简练纯朴、静穆自然，从繁琐堆砌造型中解脱出来的西方艺术家们不得不承认其先驱却是三四百年前的中国工匠。再进一步探索，明式家具同样有精心设计、雅而不俗、雕琢精细、攒斗巧妙的花纹图案。这是明式家具征服世界的主要原因，拙作主要用文字来诠释讲解，倘没有荃猷不辞辛劳手绘的多幅线图，很难让人欣赏感受其风格和神韵。

明式家具的脱颖而出，好像艺术世界发现了新大陆。收藏家、博物馆、文物经营者大约

在1985至1995年间展开了席卷式的搜寻，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美国加州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就是在这期间搜集到约一百件精品。此后，来源渐呈枯竭，但又兴起复制仿旧的热潮，在我国家具制造业中一直占有重要位置，到现在已遍地开花。

2003年，荷兰克劳斯亲王基金会授予我最高荣誉奖。王子约翰·佛利苏说：“王先生的创造性研究已向世界证实了：没有他，一部分中国文化还会处于被埋没的状态。”基金会会长安克·尼荷夫女士说：“王世襄对于中国家具设计技术和历史研究久负盛名，他的收藏使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手工艺者和学者都得到鼓舞。

这些收藏成为国家级文化遗产珍宝。”所谓“他的收藏”，指的是1993年我和荃猷为了使几十年收集到的七十九件明式家具入藏上海博物馆，永久陈列，供人研究欣赏，情愿以十分之一的价格让给香港的爱国人士庄先生。条件是购者必须全部捐赠给上博，自己一件也不能留。让与购双方的爱国行动，一时传为佳话。荃猷有言，物之去留，不计其值，重要在有圆满的归宿。终生固守，实非智士达人。

当荷兰克劳斯基金会通知我获奖时，荃猷已在医院，病危而神智清醒。待得知还有十万欧元奖金时，她和我竟异口同声地说：“全部奖金捐赠给希望工程。”可见她在弥留之际，尽管对过去的不公正遭遇感到遗憾，但还是爱国

家、爱人民、爱文化，说出了希望更多的儿童能上学的良好祝愿！

由于荃猷安于平凡的本性，总是谦挹退让，从不出头露面，前来访问者，偶或询及“贤内助”，总是退避他室，连称“不足道、不足道，无可奉告”。但她爱憎分明，遇有不平事，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与前判若两人。她思想行动，公正无私，无不益人而非利己。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学习勤奋，永不懈怠。凡此均为美德。美德源于本性，形成动机，可据其诚实与否辨真伪，而不宜以成就大小论业绩。今以《集美德于一身》怀念荃猷，她地下有知定又谦让而拒不接受。唯事实尽在，允当之而无愧也。



荃猷去世后，我越来越觉得对不起她。“对不起”太轻了，“我负”也不够。我痛恨一生中关心她少于关心我自己，我将永远接受自私的谴责。

荃猷身体较弱，儿子敦煌出世不久，便感染了肺结核，且有空洞。林巧稚医生警告，必须卧床静养。年余未能脱离危险。此时故宫派我接受美国洛氏基金会奖学金，赴美、加两地参观访问博物馆一年。去与不去，一时未能决定。荃猷坚决主张我去，说父亲怕她烦闷，常来口译法文小说，讲给她听，“两位老家人也照顾得很好，你尽管放心去”。结果我还是去了。幸亏有了青霉素，一年后回国，她病情日见好转。为此我总觉得不安，把出国进修机会看得比她的生命更重要。

在收入《锦灰三堆·告荃猷》的诗中，有一首开头四句是：“君曾一再言，平生有二好。访古摹饰文，游山写石貌。”她确实喜欢古人创作的花纹图案，不论什么质地，什么器物，只要觉得好，一支笔、一张纸，隔着陈列柜的斜面玻璃，或站在立柜旁，屈臂托住一块三合板，

一画就是半天。遇见佳山水，随意找块石头坐下，画图板放在膝上，一树一石画完，再写全景，饥渴早已忘记。她最喜欢的去处是博物馆和风景胜地。

我们共同生活近六十年，时间不算短，去了多少她喜欢去的地方呢？北京主要是故宫和历博，上海因开会只待了几天。上海博物馆的几个重要陈列室——青铜器、玉器、雕刻、书画等只走马观花巡视一遍。回来后荃猷又觉得可惜，没看够。当她在报上看到西安陕西博物馆、开封河南博物馆先后落成时，她几次说：陕、豫可是出土文物大省，能去参观、摹绘几天多好呀！但她始终没有能去。风景名胜，不说海外，中国地大物博，山河锦绣，徐霞客再生，一辈子也难留遍游踪，但幽胜而又不难到的地方总该去吧。说起来可怜，只有黄山曾专程去过，西湖还是为去慈溪、宁波看家具，路经才小留。荃猷在电视上看见张家界、九寨沟、武当、三清等名山，只能心向往之，望而生叹了。难道真抽不出几天时间去旅游吗？回答是

要看什么时期。我在划为右派乃至摘帽后的几年中，不仅外出旅游没有可能，就连为搜集资料、充实研究项目也不会批准，只有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之后才有可能。而此时正是新作旧稿有可能出版的时候，久旱逢甘雨，岂能失此时机。书一本一本地出，不是这本需要画线图，就是那本有待加注解、誊清、校对，全都离不开荃猷。走自珍的人生道路是两人共同商定的，她完全明白只有奋笔耕耘，多完成几本有益于国家、人民，为传统文化添砖增瓦的著作才能逐渐获得世人的承认和理解，揭去硬扣在我头上的奇耻大辱。但并不容易，必须有毅力和耐力。例如完成《髹饰录解说》，扬州漆器厂厂长专程来京，想见我一面并要一部油印本《解说》，竟被音研所忠诚党员拒绝，说该书是右派放毒，书不给，人也不准见。她不知道这样做对传统漆工艺有损而无益，能算是一个好党员吗？到1983年文物出版社才同意出版排印本，而不懂文物的高履芳社长竟连一幅彩图都不准有，怕没人买赔钱，不料几个月就卖光了。以上的愚昧，只有多出几本获得德高望重者的称赞或广大群众都认为该出的好书，才能慢慢被扫除。荃猷为了我，牺牲自己的爱好，以致不可能抽出时间去参观博物馆，欣赏佳山水。前诗的结尾只能是：“二好愿未酬，我痛难偿报！”这是我无法消除的遗憾和沉痛，只能感谢荃猷，怨恨自己。

荃猷祖父的家规是“君子远庖厨”，所以她
10 不入厨下。我则自幼就对烹调感兴趣，走到哪

里学到哪里。住在芳嘉园的几十年中，每天清晨提篮守在朝内菜市场门口，铃响冲进去，不消片刻便满载而归。清洗菜蔬有时老家人动手，下勺入锅则都看我了。我身体好，到了八十一岁才第一次对我发出年老的警告。一日午休起来，忽觉左目失明。赶到医院，诊断为眼球中心动脉堵塞，连忙注射抢救针剂，但黄斑已坏死，视力无法恢复。为了预防再出意外，荃猷每天陪我去医院打点滴，为时约两个月。在此之后，她加强保护我的右眼，编辑校对工作，承担得更多了。

我大约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觉得烹调原料、菜蔬和鸡鸭鱼肉，味道都在变，越变越不好吃。病目以后，对烹调渐渐失去兴趣。荃猷这时竟说多年来我吃你做的饭菜，现在应当我做给你吃了。她勇气不小，但从不下厨房，年逾古稀，怎可能如愿胜任。老家人去世后，我们搬到城外新居才请钟点工帮忙。膳食买的多，做的少，而买的更不合口味。两人工作量有增无减，营养却日益亏损，我缺乏疗养知识，误以为老年人吸收量下降，可以少吃一些；加上医生的误导，对就诊者一律嘱咐少吃盐和糖，待我转到内分泌科，竟发现是因天热出汗缺少钠而感到无力。一段时日，荃猷体重也下降，而我竟垮了，自行车不能骑，连路也走不动了。我缺乏疗养知识，却一向关注自己，而且多疑，以为定是某一器官出了毛病。荃猷又陪我去医院，还取出病历请老同学、协和名誉院长方圻医生查看，请教做何检查和老年应注